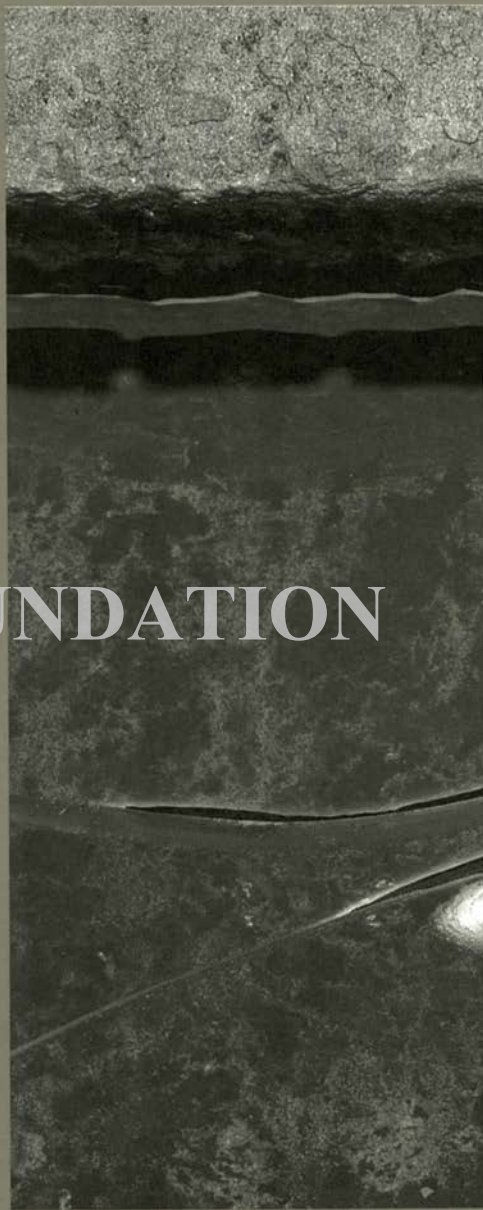


甘露蘇塵

THE CHI FOUNDATION





等死不如做死

◎陳淑貞

一九五五年出生於台南縣學甲鎮。上有四個哥哥、兩個姊姊，排行老么。婚後育有二女，大女兒大學畢業，在竹科半導體公司當工程師；二女兒進入中興大學夜間部就讀。美滿的家庭、逐漸順遂的人生，卻在一九九九年間發生變化，他的手腳突然無力、走路不穩，經過多家大醫院診斷，確定罹患了「小腦萎縮症」；醫生給他的答案是：目前沒有特效藥，生命拖不久……

黃伯源是個不足月出生的早產兒，出生時，鄰居們七嘴八舌地說：「這孩子全身透明，養不活的。」父母親聽到後非常難過，面對這個孩子，無限疼惜卻不知所措。阿嬤卻在眾人議論紛紛時，跳出來說：「你們若不養，我來養。」

後來，阿嬤把他養得白白胖胖的，逢人就炫耀：「這孫是我撿到的。」因為阿嬤寵他，又是家中最小的孩子，父母愛他、兄姊疼他，所以從小養成了好逸惡勞的習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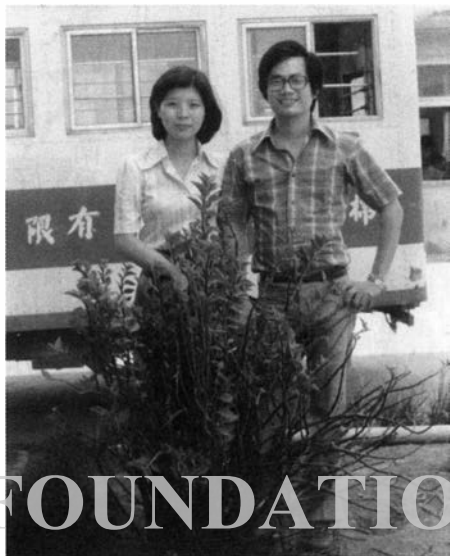
任性好玩的幸運兒

黃伯源的父親是碾米商，擔任過里長、寺廟的董事長，家境不錯，又樂善好施，在鎮上頗受人尊敬。黃伯源從小就喜歡當「团仔頭」，整天玩樂，雖沒學做壞事，卻也缺乏管教，大學落榜後，隨即被徵召入伍。

服兵役期間，黃伯源很幸運地被分派到高雄八〇二空軍總醫院當「衛生兵」。當初醫院的院長是小兒科醫生，也是軍中的少將，正打算由這批「衛生兵」中挑選幾名菁英到國防醫學院受訓，而黃伯源就是其中之一。

可是，好玩的黃伯源對要到國防醫學院受訓的這分「榮幸」並不領情，他每天除了站衛兵四個小時外，其餘時間只要得空，幾乎都跟同袍們一起到高雄市區逛街、玩樂、看免費的電影。他想盡辦法找理由不去參加受訓，能玩就盡量玩，反正家人又不曾給他任何壓力，一切隨著自己的喜好就是了。

等當完兵回來，雙親早已不在人世，家裡只剩下兄姊們，而家人都順從他，任由他「一年換二十四個老闆」也沒關係，從來就沒有人指責過他、罵過他。一直到結婚後，他才體悟到應該要負起養家的責任。他曾待過鞋廠、紡織廠，最後到化工廠擔任技術員，這份工作持續五年之久，算是他待過最久的公司，那年他



結婚後的黃伯源與妻子合影。

已經四十五歲了。

一九九九年的某一天清晨，黃伯源突然感覺雙腳無力，而且痛得無法走路，頭也隱隱抽痛，看過醫生，只說是筋絡發炎，藥吃一吃就沒事了，他也就太不在意。可是過沒幾天，又莫名其妙地痛了起來，不但手腳無力、身體失去平衡，連說話也結結巴巴，此後便常反覆發作，造成他經常請假去看醫生。公司的課長見狀，建議他不如請長假，先到大醫院去做徹底的檢查再說。

如同宣判死刑

於是黃伯源走訪幾家大醫院，證實為「小腦萎縮症」。當時對於這個病症一無所知，直到有一位醫生告訴他：「目前沒有特效藥，也沒辦法開刀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『回家等』！」

「等什麼？」黃伯源問。

醫生舉起手來，比出四根手指頭（四代表死的意思），冷酷地對他說：「沒關係，不會讓你等太久，頂多不超過一年。」然後就開了一張「殘障證明」，讓他帶回家。

黃伯源懊惱地回到家，卻不敢將事實告訴任何人。縱使太太問起，也說：「沒什麼！」兩個女兒看到爸爸走起路來東倒西歪的樣子，還特別叮嚀他不可以再騎機車出門。



黃伯源與大女兒及二女兒合影。

在眾人面前，好幾回黃伯源忍著痛楚，使力地撐著不聽使喚的手腳，假裝一切都沒發生，等沒人看見的時候，他甚至痛得在地上爬行。沒多久，公司便以「手腳不靈活、走路不穩」為由，將他解雇。

黃伯源對於公司的決定很不諒解，心想：「我在公司待了五年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，我現在正值壯年，兩個女兒還在念書，怎麼可以就這樣把我Fire了！」

轉「等死」爲「做死」

不甘心又無奈的黃伯源，本以爲人生就此走入深淵，沒想到在生病前就已認識的「慈濟」，扭轉了他的人生。他與慈濟的因緣來自一九九五年，慈濟志工在學甲地區舉辦一場「骨髓捐贈驗血活動」時，蔡長富一群人提早到會場打掃，巧遇公司的老同事黃伯源，正在排隊等候抽血。

蔡長富說：「伯源，時間還早，你也可以來幫忙呀！」於是黃伯源拿起掃把，就跟著掃起地來。此後，蔡長富邀請他在公司內幫忙做資源回收，並且每個月繳交功德款，但是只要提到邀他一起去做志工，黃伯源馬上回答：「我沒空。」

直到罹患了這樣的重症疾病時，學甲地區的慈濟志工許金進發現黃伯源閒著沒事做，就邀他到佳里環保站幫忙做回收工作。黃伯源告知自己身體不好，恐怕幫不上什麼忙，一直推托著，但是許金進並不介意，還是執意請他在環保站負責「巡頭看尾」就行了。

在環保回收站，黃伯源看到每位志工的臉上總是笑咪咪的，讓他很不能理解：「每天與垃圾爲伍，有什麼好高興的？」爲了解開心中的謎團，他偷偷地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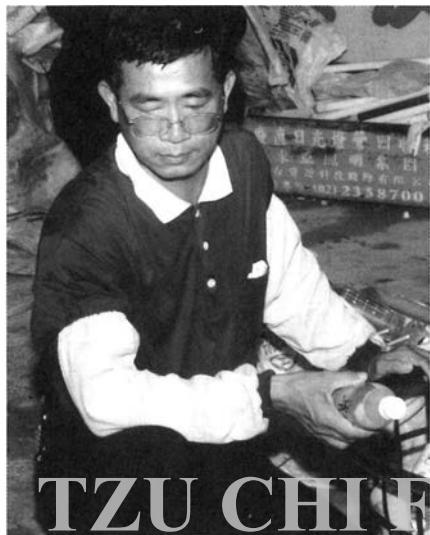
察，發現大家真的做得很歡喜，於是也試著加入回收物分類的行列。一段時間後，他的內心開始有了一個念頭：「要等死，不如做死！」

後來，許金進又帶黃伯源到慈濟高雄分會參加醫療志工培訓，並鼓勵他要「多做才能多得」。等到大林慈濟醫院啓業，馬上爲他排班到醫院當醫療志工。黃伯源心想，到了大林慈院，醫生比較多，說不定可以爲自己的疾病找出原因來。但是，等他問過幾位醫生之後，所得到的答案大致相同：此病無藥可醫。他認命了，從此不再爲自己的病況發愁，「既然沒藥醫，難道要等死嗎？要死之前也該做一件有意義的事吧！」於是決定往生後，要將身體捐出來作爲醫學研究之用。

嘗到助人的喜悅

醫療志工領隊黃明月知道他的心願後，鼓勵他：「趁你手腳還能動，趕快出來做志工。捐大體的事，以後再說吧！」這席話點醒了心情沮喪的黃伯源，讓他警覺到現在雖然有病，但身體還可以用，應該出來做志工才是。

然而，助人之路並不好走。有時參加慈濟活動，看到大家都在搬桌椅，黃伯



TZU CHI FOUNDATION

從做環保體悟到「多做才能多得」的意義。

在社區茶會上，分享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。



黃伯源（右一）參與台南縣學甲國小骨捐驗血活動。

源卻只能站在旁邊看，他擔心有人會說他偷懶，一度有點氣餒，還好師兄總在一旁鼓勵、安慰他，黃伯源才又繼續參加培訓。

但是參加培訓上課必須親自簽名，這真是困擾了黃伯源，因為他的手會抖，要費好一番工夫才能寫完，甚至寫的字會疊在一起，讓人無法辨認，因此他總是排在最後面，等沒人的時候才簽。有一次，他以爲自己後面沒人，正努力想把名字簽好時，排在他後面的一位師姊並不清楚他的狀況，半開玩笑地說：「隨便簽就好了，別在那兒『刻字』嘛！」他好不容易簽完了名，回頭一看，身後排了好長的隊伍在等他。

另外，小腦萎縮症還讓他連話都說不清。剛到大林慈院當志工，曾有一位病患找不到診間，黃伯源一邊用手比，一邊帶路，就是不敢開口講話。有一回，他鼓起勇氣向路過的一位阿嬤打招呼問好：「阿嬤！您好！」沒想到那阿嬤竟兇巴巴地轉過頭來大聲問：「你講什麼？再講一遍！」讓他嚇了一大跳，趕緊摀起嘴巴含含糊糊地說：「我什麼都沒說！」

二〇〇五年八月十日這天，黃伯源與慈濟志工們到後壁鄉參加助念結束後，接獲家人電話轉達，要他立刻前往大林慈院，爲建院五週年慶晚會綵排《生命之

歌》手語劇。

當他坐上計程車後，一路和司機聊天、聊慈濟。司機問他：「你是在做什麼的？」

他回答：「我是慈濟志工，剛才去幫人家助念。」

司機又問：「助念一次要多少錢？」

「我們是跟人家結緣的，不用錢。」黃伯源老老實實地說。

不知不覺到了醫院大門口，他掏出口袋裡的錢要給司機，司機卻說：「免啦！你所講的、你們慈濟所做的，讓我真的很感動，所以車錢免啦！」

以自身光亮照耀他人

有一位住在台東的年輕病人，在大愛電視台的節目中看到黃伯源的故事之後，很想親自見他本人。後來，黃伯源到花蓮慈院當志工，這位病患的媽媽就帶他到醫院去見他，為的是要證實真的有他這個人的存在。不久之後，這位年輕人買了一套拆解電器的工具，每天到離他家不遠的環保回收站做分類，而且做得滿心歡喜，走出了生病的陰霾。

又有一天，黃伯源在醫院擔任志工時，突然有個病患跑到他面前仔細打量他：「原來就是你，真是『黑矸仔裝豆油——嘸底看』。」原來在大林慈院展出的「慈濟四十週年靜態展」，好多地方都看得到黃伯源的海報照片，又看到他常在醫院當志工，讓許多人打從心底佩服他。

然而讓黃伯源印象最深刻的，是在醫院門口服務時認識的一位阿嬤。這位阿嬤在家不小心跌倒，傷到骨頭不能走路，因此黃伯源幫她開車門，推輪椅過來給她坐，兩人在一旁等阿嬤的兒子停好車，再推她進去看醫生。這時，阿嬤突然告訴剛把車停好的兒子說：「不用看醫師了，我們回去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兒子納悶地問。

「看到這裡的志工這麼親切，尤其是他，一面做還笑咪咪的，我也跟著笑咪咪，不知不覺腳就不痛了，所以不必看醫師了。」阿嬤指著黃伯源說。

兒子說：「妳既然來了，就讓醫師檢查一下吧！」

阿嬤只好依了兒子。看過醫生、走出診間後，她卻對他們說：「醫師說只是發炎而已，可是明天我還要再來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黃伯源搔搔腦袋，不解地問。

「我明天還要再來看你呀！」阿嬤笑嘻嘻地說。

感恩當初被解雇

黃伯源曾經在志工早會心得分享時，向證嚴法師報告說：「我已經多活了五年。」

證嚴法師回答他：「你要認真做、繼續做，還可以做很久。以前你講話我聽不清楚，現在你講十句，我聽到十一句，多出的那一句就是你『內心的話』。」

這一番話，讓黃伯源恍然大悟，原來每次當他上台分享的時候，看到證嚴法師對他頻頻點頭，他想：「上人應該聽得懂我講的每一句話。」他不知道起初上人是「用猜的」。

二〇〇六年八月，適逢花蓮慈院二十週年慶，黃伯源悄悄地完成長久以來的夢想——與證嚴法師合照。他告訴女兒：「爸爸沒有工作，不會賺錢，沒有什麼能留給妳們的，唯一想要留下來的就是與上人的合照。」黃伯源認為他與證嚴法師的合照，就是他們家唯一的「傳家寶」。

現在，說話依然不太清晰的黃伯源，除了在環保定點做回收分類，參與助

念、公祭，每個月都會到醫院當志工之外，他的另一項任務就是擔任醫療志工的聯絡人。當初他剛發病的時候，太太也不放心讓他出來當志工，後來看他愈做愈歡喜，病也好了一大半，就放心了。以前他只會怨天怨地，對人生不只失望，甚至絕望；可是現在他的想法改變了，他很感恩當初解雇他的公司，給了他這樣的機會，讓他有更多的時間「做慈濟」，是那位他原本認為無情無義的老闆救了他。

因為生了這樣的病，反而提醒他要「把握當下」，不能懈怠，要趕快付出。他還是希望將來能「捐大體」，寧可讓醫生當「白老鼠」，也不願白白等死；至少，還可以鼓勵更多的病人「要勇敢地活下去」！

黃伯源常想到已經來不及孝順的雙親，但是岳父、岳母都還健在，雖然他不能給予他們物質上的享受，卻希望他們能以他為榮，讓他們看到自己「做慈濟」，不但愈做愈健康，也愈做愈歡喜。因為，這也是一種行孝的方式。

TZU CHENG FOUNDATION



身軀殘缺

愛心無瑕

◎林淑懷

一九六二年出生於台中縣太平市，在手足中排行老大，下有一個弟弟及兩個妹妹。幼時罹患小兒麻痺症，導致手腳萎縮、變形。婚後育有一對兒女，現在分別就讀高中和國中。一九九九年到花蓮靜思精舍參訪，了解慈濟的運作後，便投入志工的行列。二〇〇三年受證為慈濟慈誠，法號本涅。

證嚴法師曾經說過：「聰明人不一定有智慧，有智慧的人肯定是聰明人。」就像張廷旭的人生，老天雖然跟他開了個玩笑，讓他歷經現實生活的苛磨，卻也造就了他勇於面對橫逆的毅力與智慧。

無情病毒侵襲

在廷旭一歲牙牙學語時，因高烧不退而前往就醫，經過診斷，醫生告訴母

親：「你的小孩罹患了流行性小兒麻痺症……」這有如晴天霹靂的宣判，讓母親一時之間傻住了，凝視懷裡的孩子，根本六神無主不知該怎麼辦才好？最後只能拖著沉重的步伐，淒惶地離開醫院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腦中想的只是：這孩子以後的日子要怎麼過？

父親是個計程車司機，薪水微薄又不穩定；母親除了要扮演人媳、人妻的角色，還得費心照顧罹患小兒麻痺症的長子。但讓母親感到欣慰的是，雖然持續發燒，所幸沒有傷到腦部。張廷旭除了肢體無法活動自如外，在父母眼裡，是個既乖巧又孝順的好孩子，從小到大，不但性情溫順，而且做事盡責、有耐心、有條理，在學習方面是從不服輸的。

小時候，他的雙手勉強可以伸直活動，但當時醫生已經提出警告：「將來有可能會慢慢萎縮、彎曲。」爲了不讓肢體機能繼續惡化，醫生叮嚀務必配合回診、復健，而且還要利用晚上睡覺時綁上支架，預防四肢變形。

然而，支架又重又硬，而且雙手必須分別套入鐵架中，再將兩邊固定的地方相互扣緊，以致被控制的雙手無法隨意挪動、彎曲，使得他常會在半夜痛醒，醒來之後，就再也無法入眠了。看著兒子受苦，母親的心既掙扎又自責，怪自己沒

把孩子帶好；每每在夜深人靜的時刻，母子倆經常相擁而泣。

受盡欺侮的童年

童年的求學生涯，對張廷旭而言，也是一大挑戰。由於雙腳穿著鐵鞋，走路時膝關節的支架會發出「喀喀喀」的聲音，淘氣的鄰居小孩，對這奇怪的聲音來源充滿好奇，常對準他的腳丟擲石塊。這個不友善的舉動，每每讓他的心像被針扎一般的痛。

國中以前，無論課業或生活，他幾乎是一塌糊塗。學校老師經常在同學面前挖苦他：「你得了小兒麻痺，不用升旗也不用上體育課，比別人多了好多時間，功課還這麼差，將來更沒機會在社會上跟別人競爭……」家族長輩也曾當著他的面對媽媽說：「這個孩子可以去學畫招牌，讓他有一技之長，免得將來去要飯。」

他討厭被人看不起，於是便把自己封閉在象牙塔裡，除了家人，沒有外面的天空，更沒有朋友，快樂早已離他遠去，心裡不禁埋怨：「為什麼得小兒麻痺的會是我？」爲了要跟同儕一樣，他拚命地練習走路，鍛鍊自己離開鐵鞋的輔助，

往往上下課的路程要比平常多花一倍的時間。然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張廷旭終於在國二時，完全擺脫鐵鞋的束縛。

走出困境 贏得掌聲

國中畢業後，他以第三志願考進台中高農就讀。學校以農家子弟佔多數，學生個性都比較單純、活潑，張廷旭在學校裡受到同學們不少的照顧及鼓勵，而同學們爲了幫他建立信心，克服不平衡的心理因素，凡事都不忘邀他一起參與，讓他對人群不再感到陌生，力爭上游的心由此而生，原本黑白的人生開始有了色彩。在艱苦的求學生涯中，他自始至終抱定目標，終於順利地考取第一志願——台灣工業技術學院（台灣科技大學），不但光耀了家門、學校，也在同學間獲得掌聲。

早年立志丟棄鐵鞋、缺少同儕的歡樂、忍受社會異樣的眼光……這一路顛簸跌跌撞撞走來，讓張廷旭始終拋不開心中的陰影：「爲什麼無法跟別人一樣？」但卻養成了他不服輸的個性，使得他比一般人更具信心與鬥志。爲了不讓已經萎縮的肌肉繼續退化，他還加入殘障組的桌球隊。由於他的上半身和手臂已完全無

法使力，靠的全是身體的力量，用左撇子在運動場上發揮特殊的潛力，練就一身好球藝，還曾經在大學時得到莒光盃桌球賽冠軍。

林玲俐的姊夫與張廷旭是同事，透過姊夫的介紹，認識、交往一段時間後，結為夫妻。身邊有了妻子隨時的關心與提醒，讓張廷旭突破心理障礙，不再對社會充滿怨恨，也不再害怕別人異樣的眼光，反而更懂得以正面的態度去看待人事物。

大學畢業後，任職於中興工程顧問公司。十年間，全心投入工程設計工作，北二高、高鐵、台北捷運及雪山隧道等等，都有他參與付出的心血，表現得到上司的器重和肯定。他專精於電腦程式設計，後來自己經營電腦軟體開發科技公司，除了台灣總公司外，大陸的上海、東莞、廣州都設有分公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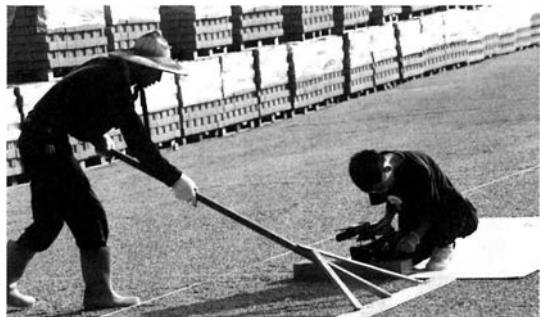
改變命運的一通電話

一九九二年，同事張芳蘭打電話到慈濟台中分會，表示想要捐款。當時在分會值班的志工游美，獲知訊息找到公司來，並邀請大家一起做好事，當時公司上下包括張廷旭夫妻，都成了慈濟的會員。

一九九九年三月，由於游美的邀約，在根本不了解慈濟、也沒想到要深入了解的情形下，張廷旭前往花蓮參觀。心想，就當作是去旅行吧！結果公司的所有員工，就這樣一同搭乘「慈濟列車」，前往花蓮的靜思精舍參訪。當他見到證嚴法師柔弱的身軀，竟能帶領全球志工投入濟世救人的龐大工作；從車上觀看的影片中，看到衣索比亞難民的真實畫面，尤其是骨瘦如柴、衣不蔽體的孩童，等待救援的無助眼神，更讓他深受震撼，當下發誓要跟隨證嚴法師及所有慈濟人的腳步，同行救濟世間苦難的道路。

同年九月發生「九二一」大地震。張廷旭從報紙、電視上看到志工們積極投入災區的救援工作，他的心情五味雜陳，不禁自問：「我可以做什麼？有什麼事能讓我做的？」於是他打電話到慈濟台中分會詢問，說明自己可以做電腦文書方面的的工作，但事後一直沒有回音，「或許是因緣未具足吧！」心裡這麼想，也沒再強求。

儘管當時未能即時為地震災區做些什麼，但慈悲心已被喚起。後來有機會經過游美進一步說明慈濟志業的精神與理念後，張廷旭發現，雖然自己的身體瘦弱，但電腦是他的專長，可以在記錄史料這方面幫點忙，於是在二〇〇二年參與



(上) 慈濟台中志業園區鋪設連鎖碑，張廷旭擔任錄影勤務。

(中) 浴佛典禮進行多機作業，張廷旭（右一）與吳泰維師兄正在調整特效機。

(下) 家中的剪輯設備一應俱全，是張廷旭製作影片不可或缺的器材。



培訓，也正式加入文宣團隊。手腳不靈活的他，更用心跟著其他志工學習，從環保分類做起，到參與醫院的醫療志工，只要他能做的，從不推卻。

有一次，他到大林慈院當志工，看見一位年輕的男病患不良於行，獨自坐著輪椅來醫院，並已辦好住院手續。護理人員要他換上醫院的病服，準備做X光檢查，但這個病患卻是百般不願意，因此正在服務台的張廷旭便走向前去，向護理人員說：「我來！」他了解對方不良於行的處境，同病相憐的強烈感受，促使他無法坐視不管，便苦口婆心地費心溝通，終於讓對方點頭，答應換上病服。

當張廷旭正要協助這位病患換下衣褲時，心霎時揪住了，鼻頭一陣酸楚，原來他是因為穿著紙尿褲，所以才堅持不肯換上病服。兩人靜默半晌，張廷旭雙眼模糊了，眼淚不聽使喚地流了下來……這一幕，將張廷旭長年無法釋懷的心結給打開了——原來他不是最可憐的人，還有人比他更不幸。

為善助人最快樂

張廷旭非常熱愛當醫療志工，每次看到病患的苦痛，也總能感同身受。透過一次次與病患及家屬的分享，他逐漸接受自己身體不完美的事實，也深刻體悟到

人間的各種病苦，更期許自己要發揮良能，做一個快樂的志工。自從參與慈濟以來，他對於任何勤務都很認真的積極投入，尤其當勤務與自身工作重疊時，他會先把公司的事交代好，再請假去參加，因為，他要把握住每一個可以付出的機會。

小時候由於家境貧苦，從小到大的註冊費都是姑姑、舅舅幫他繳的，因此畢業後的他更加明白，身為家中長子，凡事都要比其他人更用心、更努力，才有能力擔負起改善家庭的重任。一次，張廷旭輾轉得知某位志工面臨經濟方面的問題，生活費及三個小孩的教育費都毫無著落，那時即將前往大陸出差的張廷旭，再三囑咐其他志工：「孩子的教育費我會全力贊助……」回國後還不時關心他們的景況，那是因為他年少時也曾經歷過升學的經濟壓力，因此更能體會別人的困境。

二〇〇六年五月，慈濟舉辦四十週年靜態展，台中地區全部集合在台中分會展覽。第一次舉辦如此盛大的活動，難免人多意見也多，對於準備展出的海報各有看法。有一次，張廷旭收集好的資料、照片、主題、呈現方式等，全都在會議中被推翻了，然而那是許多人不分晝夜、用盡心力好不容易收集得來的資料，卻

被駁回，那時的心情真是跌到了谷底。

張廷旭不但承擔了這次展覽的企劃與統籌工作，還負責海報最後的潤飾，並因展期的急迫性，曾經忙到整整二個星期沒進公司，全心投入在靜態展的各項工作上，直到展覽如期展出後，他才放心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。

他的兩個孩子從國小開始，便在慈濟中區兒童精進班學習，目前也是中區青少年成長班的一員。夫妻倆長年投入兒童班與成長班的記錄工作，林玲俐在二〇〇六年參與慈濟委員的培訓；張廷旭的母親在二〇〇二年受證成為慈濟的榮譽董事，目前也是社區的環保志工；父親則是全家的「電話秘書」，專門負責接聽、記錄訊息。

「惜花連盆，惜子連孫。」張廷旭高齡七十的母親逢人便說：「我生到好兒子，又娶到好媳婦。」儘管兒子行動不便，卻有媳婦全力協助，看到他們夫妻倆同進同出，一起做慈濟，就是她最大的滿足了。

TZU CHUAN FOUNDATION



秀枝的天空

◎莊敏芳

一九六〇年生，雲林人。十九歲時一場嚴重的車禍意外，傷及腦幹細胞及神經系統，造成左側身體癱瘓，從此手腳萎縮變形，說話口齒不清，行動不便。二十六歲時與年長她十一歲的先生結婚，但甜蜜、幸福的日子在三十歲時劃上句點：先生因病往生，留下四年的婚姻記憶和三個嗷嗷待哺的兒女。

深秋的午後，鐵灰色的雲層布滿天際，彷彿大雨隨時就要傾盆落下。而在靜謐的死胡同裡，堆滿瓶罐、紙箱等回收物的角落旁，許秀枝獨自坐在板凳上，吃力、使勁地刷洗著手套，口中還不斷喃喃地念著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……」

眼前一整盆烏黑、污濁不堪的棉手套，隨著不停來回刷洗的節奏，漸漸由黑轉白。由於手、腳動作的不協調，不消一會兒工夫，她的褲腳和鞋子，已被污水濺得溼透。

少女夢碎了

那年，秀枝爲了購買車票北上參加嬸婆的喪禮，她坐在由弟弟駕駛的機車後座，途中，突然和一部機車迎面對撞，巨大的衝擊力道，將她整個人從後座彈出，倒臥在一旁的鐵軌上。因爲撞擊力過大且未戴安全帽，傷及腦幹，也造成全身多處內外傷，被送往醫院急救，歷經了兩次手術，才撿回性命。這要命的一撞，粉碎了一個少女的夢，從此改變了她的人生，當時秀枝才十九歲。

每當想起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總會不自主地搖頭，對她而言，簡直是晴天霹靂！事故後，當她睜開眼睛時，身上吊著點滴，插滿了管子，全身包裹著紗布。聽哥哥敘述，進行第一次開刀急救後，秀枝再度陷入昏迷，緊接著在第二次手術中，醫生取出她的兩塊頭蓋骨，將顱內的大量血塊清除乾淨後，才總算穩住了生命跡象。

手術後在家靜養，只吃了幾帖葷藥，簡單調養羸弱的身體。由於家中經濟拮据，加上當時的醫療設備並不發達，沒能把握在開刀後的黃金時期做好復健工作，否則她的身體不至於像現在這般模樣。

由於腦幹、脊椎、神經系統損傷，使秀枝的身體左側行動受限，動作遲緩，

非但說話時有點口齒不清，就連她的手掌、腳掌也因此萎縮變形，手指的末梢神經壞損，無法做諸如穿針引線、翻書等細膩的動作，因此拿不穩東西而經常掉落，便如家常便飯。另外，背脊因持續退化而日益拱起、彎曲，必須拄著拐杖走路，走起路來還總是歪歪斜斜的，經常一個踉蹌，人就跌坐在地，若當下無人適時給予援助，就得費好大的力氣才能再站起來，所以，她全身上下布滿了新傷與舊痕。

短暫的幸福

秀枝二十六歲時，經鄰居介紹和年長她十一歲的寶琛結婚；丈夫是一個五官端正、手腳健全的人，個性溫柔又體貼，而他也了解秀枝無法像正常人一樣做家事，更心疼她行動不便，因此每天總會先到菜園裡摘好菜，一切料理妥當後，才放心出門工作。

寶琛極愛小孩，因此婚後孩子接連出生，而幫秀枝坐月子、幫孩子洗澡等事，他從不嫌麻煩；但是接踵而來的經濟壓力，迫使他更加賣力的工作。原本擔任廚師的他，因為工作吃重，收入也不穩定，於是改行做建築版模；但是只要

與工作時間不衝突，他還是到處接洽婚喪喜慶的筵席，只希望能給妻兒安定舒適的生活。

然而，因為身體過度疲累，積勞成疾，結婚才四年，寶琛就因為B型肝炎引起肝硬化，住院不到一個月便撒手人寰。短暫幸福婚姻，不時讓秀枝想起先生在世時對她的好。

當時大女兒才四歲，最小的兒子剛滿週歲，秀枝想到自己這麼命苦，還要照顧孩子，雖然孩子都長得健康可愛，但因無力撫養，一度想把他們送到育幼院，讓愛心人士領養。不過，一想到他們沒有爸爸已經夠可憐了，更不希望孩子長大後成為社會的負擔，因此說什麼也一定要撐下去。

秀枝的住家和公婆及伯叔之間距離很近，在寶琛往生後的那段日子，親友的關懷和接濟不斷，大家都很憐惜秀枝年紀輕輕肢體不便，還要照顧三個稚齡幼兒實屬不易，更甬說要維持一個正常的家庭了。母子的境遇堪憐，往後的日子要怎麼過下去，任誰也不敢多想……

「阿伯！你要去哪裡？拜託你幫我買一斤麵粉、十顆蛋、一把青菜……」

「嬸婆！要麻煩妳順道幫我帶小孩去街上看醫生……」

由於孩子年幼，加上自己行動不便，因此秀枝很少出門，日常所需總是透過觀察注意門外，街坊鄰居們的動態，拜託他們幫忙協助度過了好幾年。

孩子一個個長大，陸續上學了。因住家地處偏遠、交通不便，爲了孩子上學方便，秀枝在二〇〇二年遷移至弟弟家中寄住，讓孩子能在較好的環境中成長、受教育。

十五年的關懷情

秀枝面臨喪夫的處境，身殘又要撫育三個幼兒，加上經濟和心理的雙重壓力，使得身心俱疲。她的不幸遭遇，經由友人提報給慈濟後，從一九九一年起，桃園區訪視組的志工們，便開始將關懷帶進秀枝的家中，進而走進她閉鎖的內心世界，也開啓這段長達十五年的情誼。

一九九五年，童韻家帶來一部環保站回收的電動輪椅給秀枝，希望能改善她凡事須依賴他人幫助，以及無法自由行動的困境。起初，秀枝極度排斥，甚至不願試乘，她覺得自己還年輕，怎麼可能要靠輪椅生活一輩子？但是生活所需的日用品採購、就醫、上郵局、銀行繳費等日常瑣事，還是得低聲四處向人請託，這

樣下去總不是辦法，因此後來還是理性地接受這部愛心電動輪椅，嘗試走出去，試著去工作。

慈濟不但給予金錢的支助，解決了她經濟上的壓力，還不間斷地給予關懷與陪伴，聆聽她的心聲，讓她感受到社會是溫暖的。有了支撐生命的勇氣，秀枝像是充了氣的橡皮筏一樣，準備橫渡生命的險灘。

十五年來，慈濟前後提供了五部電動輪椅和電動車供秀枝使用，它不但是她經濟及精神的支柱，更解決了行動不便的窘境。而這代步的工具，便是促使她勇敢向前的一大動力。

一九九八年間，秀枝積極找尋工作機會；然而因為肢體的不便，就業機會自然大大受限，在歷經多次奔走後，才終於在蘆竹鄉宏竹村辦公室，找到一份清潔的工作。

不想一直被救濟

五月間慈濟大竹環保站成立，童韻家邀約秀枝一起做環保，但是當她到環保站參觀時，卻以身體狀況不佳、行動不便、高血壓、腳痛等理由，婉拒了童韻家

TAU CHI FOUNDATION

的建議。但返家途中，這件事卻一直掛在秀枝的心上，她仔細一想，這麼多年來接受慈濟的幫助，雖然自己的能力有限，但也應該盡點棉薄之力，回饋社會對她的愛，因此隔了一個月，她便下定決心，開始投入環保志工的行列。

從家裡到環保站的交通並不方便，通常是由九歲的小兒子，陪同秀枝搭乘公車前來，母子倆一起做環保；直到升上國三課業重，必須準備升學考試，才停止跟著媽媽做環保。

下班後的秀枝開著電動車回家，通常會四處「尋寶」。車身的前後都架有籃子，方便沿路撿拾回收物。途中，秀枝反覆地在馬路邊、草叢裡挖寶，每當發現前方有回收物時，她會減速將車靠邊停妥，緩步下車，攙扶著車身或拄著柺杖，小心翼翼、如獲至寶般地在廢棄的土方中，抽出沾滿塵土的鋼條，或拾起水塘邊浸溼的紙板，總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用的物資。有人好奇，她的經濟狀況不佳，為何不把回收物變賣，藉以改善生活，而總是送到環保站呢？那是因為她認為自己是慈濟的感恩戶，因此也想付出，不願一輩子都接受別人的幫助。

然而面對進入青春期、行爲有點叛逆、對學校課業不感興趣的小兒子，則讓秀枝焦慮不已。當她斥責他不上進時，兒子則反譏她只有小學畢業，有什麼了不



TZU CHI FOUNDATION

因為做環保，與住家附近的牙醫診所結了好緣。



仔細將回收物逐一篩選分類後，定時來回運送回收物資，是秀枝每天的固定工作。



秀枝的勤學精神成為學生最佳的生活教材

獎，校長對於她的恆心、毅力和勤學精神感到佩服，因此常利用朝會時間和學生分享她的故事，鼓勵其他有類似境遇的同學以此借鏡，讓她成為學生最佳的生命教材。

目前，秀枝的兩個女兒已上大學，兒子也讀高中，他們都懂得利用時間打

起？爲了激勵兒子，秀枝報名就讀大竹國中夜間部補校。她告訴兒子，只要他能夠國中畢業，她也一定辦得到；兒子能夠考上高中，她也一定會努力拚命去完成學業。

秀枝曾因家境貧困而無法繼續升學，國中只讀一學期就輟學北上就業，因此藉著這個機會，正好可以一圓多年的夢想。

如今，秀枝已從大竹國中畢業了。就學的三年期間，她從不缺席，畢業時更以優異的成績獲得縣長獎、校長獎以及全勤

工，賺取學費，以減輕媽媽的負擔。秀枝也常鼓勵孩子要自我突破，不能只想著被人救濟，期待有一天能夠成為「手心向下」的助人者。

歡喜結好緣

早上上班，下午做環保，晚上上學去，秀枝的生活過得很充實。她常常和環保志工結歡喜緣，因為她很珍惜這些年來志工給予的一切，所以在每個月一次的慈濟環保日，她都主動幫忙清洗使用過的髒手套。每當大家的工作一結束，她總會恭敬地將一大籃污黑不堪的棉手套帶回家清洗，一邊洗，一邊念誦佛號，藉由念佛的力量，讓她心生清靜，減輕自己的業障，也將功德回向給環保志工。她滿懷感恩有這麼多的人一起做環保，才有這些手套，讓她有機會享受付出的喜悅。

二〇〇五年初，秀枝開始接受見習志工的培訓課程。在參訪台中、南投、彰化等地的九二一希望工程時，一路上受到同行志工的細心照料，不僅對她嘘寒問暖，也受到她積極向上及向善的心所感動，紛紛表示讚歎。大家情同一家人的感覺，讓秀枝至今一想起，心中還是有滿滿的暖意。

現在，秀枝全家人都是慈濟的會員，而當初童韻家鼓勵她一起參與募款時，她的心情是很複雜的。可以做善事當然很開心，但是卻又擔心別人異樣的眼光，會不會懷疑她將募來的款項中飽私囊？還好時間證明一切，秀枝非常努力地募款，而且誠懇待人，得到了許多人的信賴。她希望在女兒大學畢業後，可以終止接受慈濟的援助，開始回饋社會。

天空一片湛藍，烏雲早已不見蹤影，陽光穿過薄薄的雲層，照在陽台上晾著的一只只刷洗乾淨的手套上，也照向秀枝平靜柔和的臉龐，正如她走出陰霾，迎向藍天的寫照。抬眼望著藍天，心想希望不久的將來，能接受證嚴法師受證，穿上那襲象徵大愛、光明的藍旗袍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一九五四年生於台南縣鹽水鎮，九個多月大時，罹患重度小兒麻痺症，下肢從此癱瘓，而左手也幾乎無法發揮功能，因此在成長的歲月裡，很少走出家門。直到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底，參加殘障朋友的聯誼活動，認識了譚錫文，經過六年的愛情長跑，兩人決定相伴一生。由於先生和慈濟志工的鼓勵，她勇敢地用椅子當腳，走出家門，參與環保工作。

發願要讓美夢成真

◎方玉葉

在萬家燈火、車輛來來往往的街道上，趙阿真坐著電動輪椅車，由騎機車的先生以及騎腳踏車的兒子在兩旁護著，一家人正朝慈濟的環保站行進。

與眾不同的身軀

位於台南縣仁德鄉中正路旁的環保站，每逢星期五晚上，是慈濟仁德、仁愛區志工們做環保共修的時間。阿真常偕同先生和就讀國中的兒子一起來參加。

當她抵達時，第一道準備工作是取下掛在電動輪椅車上的兩張小竹椅，熟練地將它們放在地上，然後再慢慢地移動身軀，右手按住竹椅，身子順勢滑下來坐好。她將竹椅當腳，一步一步地「走」進工作區，找好位置後，便開始做回收分類的工作。

別人用雙手，她只能用一隻右手，在整堆雜亂的回收物中，挑出各項資源加以分類。回想起第一次來到環保站時，內心忐忑不安且非常掙扎——雙腳不能行走，必須用小板凳來當腳，會不會引來注目？會不會被人歧視？

其實，阿真幼小時，原本是個舌潑可愛的小女孩，卻在剛要學走路時，得了小兒麻痺，從此下肢癱瘓，終生無法用腳走路。

生長在鄉下、排行老四的阿真，有七個兄弟姊妹，父母靠著幾畝田養活一家老小，根本沒有多餘的時間照顧她。因此她只能一個人關在家裡，靠著右手及還有些微力道的左手，支撐著全身的重量在地上移動；這讓她不敢出門，怕與眾不同的身軀，會招來異樣的眼光。

TZU CHANG FOUNDATION

邂逅一生的承諾

直到一九九二年底，在親友的鼓勵下，阿真報名參加了台南縣殘障勵進會舉辦的聯誼活動，因而認識了住在歸仁鄉的譚錫文。沒想到這偶然的邂逅，讓譚錫文對阿真產生好感，時常從歸仁騎車來鹽水找她聊天。

六年的時間，譚錫文已偷偷地喜歡上阿真，決定展開追求，他要好好地疼惜、照顧她；然而阿真並不知道對方的心意，只覺得兩人純粹談得來而已。雖然他常老遠地騎車來看她，但阿真並沒有想太多，更別說結婚了。她很清楚自己殘缺的身體，而且一齣在電視上演出的真實故事，更令她對「婚姻」產生害怕的心態。

故事是敘述一個婦人，產後沒有調理好身體，在生完第二胎後，竟然全身癱瘓，接著丈夫帶著孩子離去，留下她一個人……慈濟志工知道後，便常去關懷、陪伴她。因此當譚錫文向阿真求婚時，不但全家人都反對，她的內心更是掙扎，深怕將來也像劇中人一樣——她現在就得考慮清楚，絕對不要等到被遺棄了，才後悔莫及。

而家人堅持反對的理由，是因為譚錫文有過一次婚姻，又有個孩子。他們擔



趙阿真母子倆吃蛋糕的快樂模樣。

心阿真都需要人家照顧了，怎麼可能去照顧一個「上有公婆、下有孩子」的家庭？而且當人家的後母是很辛苦的，萬一男人將來變了心，該怎麼辦？

但譚錫文向阿真保證，他會好好地愛她、疼她，不管將來如何，一定會照顧她一輩子。就這樣，阿真不顧親人的反對，決定將自己一生的幸福，託付給愛她的人。

後母難爲

一九九八年兩人結婚，譚錫文在仁德買了新家，讓阿真做這個家的女主人。結婚當天，譚錫文的兒子剛好長水痘，因此沒能來參加婚禮，往後好長一段時間，孩子都寄住在小姑姑家，一直到了小學三年級，夫妻倆才把他接回來照顧。

初爲「人母」的阿真，一心想扮演好母親的角色，不但親自幫他洗澡，上下學也以機車

接送了好長一段時間後，才讓他自己騎車上下學。即便孩子漸漸長大了，她還是時時關心他的行為，像早上出門前，阿真總會叮嚀：「放學就要趕快回家，不要在路上玩；路上車子多，很危險唷！」

然而正處於叛逆期的孩子，難免會對太多的管束和要求心生厭煩，因此常以粗暴的話語和聲色回道：「免你管！有夠囉嗦，不會死啦！」母子倆相處得並不愉快。

不僅如此，他還開出「條件」，要「新媽媽」不要再生育，全心地愛他。阿真不知道才十一歲的小孩怎麼會有這種想法，是不是有人教他？但她和孩子私下立約並信守承諾。

孩子頂嘴、使性子，她都忍了下來，而且爲了拉近母子間的關係，阿真還爲他煮點心、買他喜歡吃的東西、觀察他的喜好……想盡辦法來博取孩子的歡心。她更勉勵孩子要用功讀書，將來才能出人頭地，才不會像爸爸那樣辛苦地賺錢養家。

有心就不難

阿真用心維繫家庭的和諧，並和孩子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，經過多年的努力與付出，孩子終於體會到媽媽是愛他的。目前已是國三的大男孩，還會靦腆地說：「媽媽一直對我很好，我愛媽媽！」

阿真把家整理得窗明几淨，扮演好相夫教子的角色。她無法用腳走路，煮菜、洗衣和整理家務時，只能用手抓著椅子挪動身體；家裡的瓦斯爐、桌子的高度，也比正常的高度矮了半截，這是為了配合她只能坐著做事的緣故。每一項生活小細節，先生和孩子都為她設想周到。

因為無法提重物，因此購物、買菜都是譚錫文陪著她去採購。二〇〇三年冬天的某個傍晚，夫妻倆準備到黃昏市場去，半路上，看到慈濟志工在仁德的崙仔尾社區舉辦活動；那天，他們認識了慈濟志工蔡瑩燕。

蔡瑩燕鼓勵譚錫文參加慈誠的培訓，也邀請阿真投入志工的行列。阿真有些為難，怯生生地問：「我的腳不能走路，能做什麼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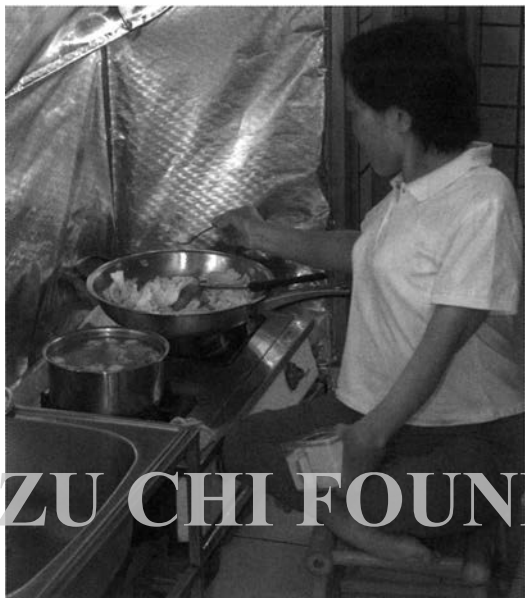
「可以做環保呀！只要有心，不會有困難的。」蔡瑩燕真誠地鼓勵阿真走出家的小天地。

經過一段日子的思考，阿真終於坐著電動輪椅車，帶著兩張小板凳，一個人來到環保站。這次她已經下定決心，無論如何，一定要有勇氣克服心理障礙，一定要調適好心情，不要在乎別人好奇的眼光。但是，當她來到環保站時，心裡還是有點膽怯，不禁手足無措，猶豫了一下，才微微挪移身子，手往後拿起椅子準備下車。

就在這時，正在做分類的蘇秋雲，跑近阿真的身旁幫忙她把「座騎」推到一旁停好，問明來意後，知道阿真要做回收分類，很歡喜地陪伴她走進分類區，並仔細地解釋如何分類。

之後，每次當阿真做完環保準備回家時，蘇秋雲總會過來幫她坐上輪椅車，因為阿真的腳無法使力，下車容易上車難。不只秋雲，其他志工也都會主動過來幫忙；做回收分類時，大家也會輪流幫阿真把分類好回收物的籃子，拿去倒在分類區。

工作結束後，大家分享心得閒話家常，讓阿真感受到像與家人共享天倫之樂，而志工們貼心的幫忙和關心，也終於讓她打開心扉，與眾人逐漸熱絡起來。從此，阿真一有空就去做資源回收，不但自己做，連先生和兒子假日時也會



(上) 平常煮菜、洗衣、整理家務時，阿真都只能坐著，為了方便活動，瓦斯爐以及桌子的高度，都得調整成她的需要。

(下) 做環保分類時，志工會輪流幫她把籃子裡分類好的回收物，拿去倒在分類區。



一同前來參與。

發現自己是有用之人

阿真覺得讓兒子來這裡，好像是在上環保課一樣，只是她不識字，兒子已經上國中了，母子間時常發生溝通不良的情形，為此她感到很苦惱。蔡瑩燕知道她的狀況後，便鼓勵她去進修，因此五十歲的阿真，便在二〇〇五年到仁德國小念補校。

剛開始上學時，她覺得自己已不年輕，且班上同學大部分都是外籍新娘，言語上有些隔閡，但相處久了，彼此間的默契還不錯。有一回，志工拿了一落《慈濟月刊》到學校來，交代阿真帶回家交給譚錫文。班上一位外籍同學好奇地要了一本，阿真點頭示意她回去請先生念給她聽，藉此可以認識慈濟。

一年多來，除了和同學相處融洽，阿真也說動了兩位老師加入慈濟。雖然有心想要招募更多的人來行善，但自己無法和正常人一樣行動自如，勸募對她來說，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不過，她仍提起勇氣，把握與人互動的機會，慢慢地已經招募了十幾戶的會員。

過去，阿真總因身體不健全的因素，自卑地躲在家裡不敢見人；心情低落的時候，也只能暗自流淚，紓解情緒。但自從參與慈濟開始做環保，才發覺自己還是個有用之人。

慈濟委員張金麗有個朋友患有輕微的小兒麻痺，有隻手臂稍微無力，但偏偏愛鑽牛角尖，經常埋怨先生，和家人相處得也不和諧，活得非常不快樂。因此張金麗向她邀約，與阿真聊聊。

這位朋友也想知道，張金麗口中的阿真——身體狀況比她嚴重、活得快樂、不能走路、會做家事、做環保的人……到底是真？是假？

結果當這位朋友見到阿真時，深受感動，心情也平復許多。

祈求美夢成真

人沒有十全十美，夫妻相處更需要相互體諒。剛結婚時，譚錫文的惡習實在不少，抽菸、賭博、喝酒樣樣都會，想起來還真讓她煩惱。但是自從受證為慈誠後，已經把這些壞習慣都改掉了，以前的急躁脾氣也收斂不少。

有時候，阿真還是會有點怨嘆自己的人生：為何跟別人不一樣？為何無法像

TZU CHI FOUNDATION

一般人那樣能走、能跑、四肢健全？但想到，這輩子能參與慈濟、做環保，走出封閉的世界，拓展更寬廣的視野，何嘗不是幸運呢？每當看到慈濟委員穿著莊嚴的旗袍時，她都心生羨慕，告訴自己說：「終有一天，我也要參加培訓當委員，再到慈濟醫院當志工，服務別人，以過來人的身分，幫助失意的人走出心靈幽谷。」

TZU CHI FOUNDATION